

一
路
跟
跑

瞿小松 吴澜 著

文匯出版社



一路 跟 跑

瞿小松 吴澜 著

文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路踉跄/瞿小松,吴澜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
2004.1

(大艺术书房)

ISBN 7-80676-523-9

I. 一... II. ①瞿... ②吴... III. 瞿小松-回
忆录 IV. 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2068 号

·大艺术书房·

一路踉跄

编 著 / 瞿小松 吴 澜

责任编辑 / 甘 棠

美术编辑 / 柯继来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(邮政编码 200002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装订印刷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40 1/16

字 数 / 200 千

印 张 / 15.375

印 数 / 1—5100

ISBN 7-80676-523-9/I·102

定 价 / 22.00 元

古希腊神话里讲，奥林匹斯山上有九位美丽而智慧的少女，她们是万神之主宙斯和记忆女神的女儿，是分司音乐、诗歌、戏剧、舞蹈、悲剧、抒情诗、史诗和天文的九位缪斯，是她们给文学家和艺术家带来了灵感。这是人类对艺术最初的认识和分类。

以后，缪斯女神走下了奥林匹斯山，走进宫廷、走进沙龙。再以后，她们走向社会，走向公共空间，走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

艺术不再是祭品，不再是象牙塔，也不再是生活的点缀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，甚至就是生活本身，她关系到生活的品质和生存的环境。

这段历史的进程，走了几千年，缪斯也由女神变成了平民。

这是时代的进步，也是艺术的进步。

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“大艺术”，就是想与一般的艺术丛书有所区别。我们走出纯艺术的框架，把艺术的视野扩展到最广阔的领域，把艺术的触角伸展到过去人们并不认为是艺术的层面；同时，用更新颖的观念，更丰富的视角，更多样的形式来讨论艺术，力图给人不拘一格、耳目一新之感。

艺术之大已不再是少数艺术家的专利。但只有到大多数人都来关注艺术、创造艺术和享受艺术时，艺术才真正是大艺术。

主编

目 录

一路跟踪

自 述	2
西 藏 散 记	58
陕 北 纪 行	84
看 画	110
音 乐 杂 记	125
光 阴	148
骨 头	151
一 瞬	152
剃 须	154

尘 风

上 塘	164
父 亲	200
山	214
音 乐	222
结	232

一路踉跄

瞿小松

我一向写音符，于文字总有畏惧。而今落字留文，心内忐忑。好在只是一路踉跄的笔记，算是自言自语。日后回头，看看今生几多不明。

自述

一

我从小无大志，只贪玩耍，尤其喜欢上山。到了山顶，躺在乱草当中，看林梢上空云在天上游荡，安逸。也爱看鹰，翅膀平平伸开，一动不动，让风托起，慢慢地飘，逍遥。

有时候也爬树。大约小学三四年级，一次发高热，十几天不退，医生说是着凉感冒。母亲不信，背着儿子满城求医。最后确诊是伤寒，进了传染病院。一星期之后，母亲去看儿子，病房里头不见人，护士说你到树上去找。这都是母亲后来提起，我自己记不得。

因为贪玩，父亲痛恨我浑浑噩噩不求上进，砸过我的蝲蛄罐，说玩物丧志、懈怠、荒废一生。我虽不懂得意思，却也猜到那不是好话。“懈怠”是从父亲发怒时学来的一个讲究词。

二

还有一个劣习，就是会点东西生怕别人不知晓。

小学学业中流，初中勉强考上贵阳排行扫尾的一所中学，远在郊区。父亲垂头丧气，考前突击教我英文，帮我复习各科，一场努力白费。后来换到二十中，排名虽仍然靠后，却在城里，又在南明河边。学习算不得好，却很快学会了游泳。水里抬头换气当天，请新同学看跳水，一头下去就撞在河底石头上。那时身上总有伤疤，撞得闷痛也只觉平常，钻出水来，虽然头痛，心里却仍是得意。同学指着我的脑袋，惊叫出血了。伸手一摸，满把血和断发，这才吓得捂着脑顶就跑。

缝了针，脑顶从此留了一个小坑。多年后有朋友说以为我内功练到了高处，头顶自然陷塌。

三

文革了，还是玩。交了一伙内己（义气朋友），玩得野。没人过共青团，自然也入不了红卫兵。糊里糊涂不懂得靠拢组织，组织大约认为不成器，也不引诱，于是不明不白落了个“逍遥派”。其实一帮贪玩爱耍的小伙，哪能成派，不过是糊涂。当然不是难得的那种，是生成的糊涂。

文革里头，哪家没点麻烦？

父亲反右时犯过错。那时候大鸣大放，党叫识字的人提意见帮忙。父亲认真，说领导不懂专业就谦虚点。运动了，革职降薪，档案里头记了个“暗挂右派”，“下放”工厂。到了厂，看不惯营私舞弊的“资产阶级作风”，又说话，又开罪领导。来到文革，再添新罪。父亲崇拜毛主席，恰恰对他老人家说错了一个字，犯了大忌讳。我去送饭，见父亲帽子没了，光脑袋低垂见不着嘴脸，两条胳膊被人向后高高扭起，脖子上用铁丝挂了个重牌“现行反革命”。本来已经因地主出身、右派分子进牛棚的父亲从此少不了挨工人阶级老拳。内己谋划惩治对头，我探视时悄悄告知父亲，父亲惊吓惨了，说千万不可造次。当时怕父亲多吃苦头，强忍一把火。现在想来，怨怨相报，没个了时。

父亲坐工厂的监；母亲是法院传达室的收发员，“砸烂公检法”，去了干校喂猪。

这下好。虽然因父亲挨揍心里憋闷，却再没人唠叨“懈怠下去一事无成”，也不再担心因顽劣被人告到母亲那里，玩得确实史无前例地无拘无束。

四

爹妈不管，毛主席他老人家管，党管。这就到了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。陈福生、谢志华（老五）、孙钢士、我，四个糊涂汉，组了一个知青“家”，插队到黄平县旧州区上塘公社紫云大队背街三小队的苗寨。

因无大志向，下乡没觉得愁苦，更没想过被耽搁。日子这东西，城里有城里的过法，乡下有乡下的活路。太阳出来了，进山做活。日头落坡了，回寨歇息。寨子就在山脚。

苗民敦朴憨直，我也直，大家正好合适，相处下来轻松自然，直来直去不费心机。

要说天然不拘，那是苗民乡亲的天性。山坡上做活路，少男少女打情骂俏，歌词鲜活直接露骨。少妇们活路做得热了，上衣脱掉系在腰间，光着上身挥锄薅草，白生生的奶子荡来晃去，女知青脸红，男知青想看又怕羞。有人活路做得欢快，直着嗓子吼几句山歌，强悍豪野，惹得群山嗡嗡回响。

少女少妇有时也会放肆挑逗男知青。我醒事晚，不明白意思。有醒事者大牛（倪志祥）与孙钢士，跟了苗女苗男游方摇马郎，野山坡调情说爱，学了一肚子的情歌。后来我们一伙重回上塘，他二人与苗女对歌，弄得苗女满脸喜红，唬我一大跳。

五

那些年，活路虽然重，也断过口粮，毕竟满满四年，天天都在山里头。

山深林茂水清，上塘实在是个好地方。

春来雨多，进山种苞谷，山路沿途到处挂水帘。夏天上坡薅草，山沟沟里尽是好吃的野果。有一种，那时候不晓得叫“猕猴桃”，因为长得象马粪，贵州人唤作“马屎坨”，熟透了落在草中，捡起来吃，满嘴酒香。

秋天，苞谷熟了，就到了守野猪的日子。守一夜，农民十个工分，知青不算壮劳力，只得八分。那时候十个工分值二毛人民币。

进到深山，高山坡上砍几根手膀膀粗的小树，顶部一捆一扎，脚下支开，再破些箴片，割些茅草箴片中一夹，窝棚就搭好了。野兽怕火，窝棚前要弄一个火塘，白天烧食煮食，夜晚唬吓野猪。

窝棚弄好了，扛把开山砸石用的八磅锤，下河沟敲鱼。秋季水浅，鱼儿见到人影便往石头下钻，一锤下去，巴掌长的小鱼昏沉沉翻着白肚漂出来。遇到好地段，一下午敲个斤把不成问题。鱼有了，老农随手在涧边采些野菜，架起鼎罐，山泉一煮，成都话讲，只有那么巴适。

黑天就不同了，满山就你一人在棚里，四周都是黑夜和莽林，风声起处，格外寂静。知青有二怕，一怕野猪，老农说“一猪二熊三老虎”，兽中之王排行老三，那老大得有多厉害。二怕丢工分，野猪扳倒两棵苞谷算一分，弄得不好，一晚上白忙还得倒贴。苞谷熟了，杆子叶子都干透，风一吹乱响。知青没经验，刚迷糊，一阵风来顿时惊醒，冷汗乍干又起，一身复一身。有一回夜半，窝棚侧边山沟里一片躁动，声响飞快往高处走，停在我看守的坡上沿。猛然清脆两响，声音不象风吹干杆干叶，知道那老大真来了。说不怕的是吹牛。不过临了，还是怕丢工分的怕更甚。撑着两条发颤的瘦腿，冲出草棚，从火堆中抽出燃着的老树根疯似地嘶吼着扔向声响处。没看清楚老大长什么样子，唏唏嘘嘘一片乱响，下山了。山下沟边地是畅在守，于是放声，“畅——野猪来了！”畅睡沉了，没听见。队上本该扣我一分，但念我尽职，饶我不扣，畅却赔了。那是我平生第二次腿发颤。第一次是在文革看武斗，近旁一人被开花弹在屁股上钻了一个洞，血流如注。第一次就近见到死神，毕竟怕他老人家。

怕归怕，守野猪的日子却是时时独自在山中。山里头的晨露晚雾、清凉静寂、山泉滋味与流淌声响种种，不守野猪怕是体会不到。

六

冬季好哦，农闲啦。

春天育秧，光着脚在牛圈里掏粪，粪水钻出脚趾缝再漫翻脚背。将粪担到田埂，手抓牛粪遍撒秧田。秧育好了，该插秧。三根指头捉住秧苗往田里插，一两块田下来，腰杆杆直不起。进山给坡上的苞谷苗苗施肥，百十斤一对的肥桶几十里山路，背象一张弓。夏日炎炎，稻田里薅秧毒日头烤背恶臭蒸脸。秋收打谷子，背负七八十斤重的大斗这块田噗滋到那块，稻茬茬给脚板板不少找麻烦。天一冷，都歇了，安逸。

冬闲酒席多，有酒吃。帮人打粑粑，坐热火塘，有鲜粑粑吃。若有人家接亲，我们四个知青捧一升子米作礼，个个有肉吃。

要过年了，自己也打点粑粑，弄点二指膘的腊肉，挑回贵阳见家人。冬日温暖。

七

队上的乡亲，相处和睦，记忆深的除潘哥，就数一同守野猪的畅。

畅与我年龄相仿，那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人。畅机敏、幽默，我时常遭他颠兑（捉弄）。每当我觉察，已经牢牢困在套中，苗女一旁吃吃笑，我满脸尴尬不知所措。但这丝毫不减我对畅的好感，他精熟各样活路，弄鱼潜水一把好手，在在令我叹服。

后来学了音乐，在贵阳市京剧团做提琴手，又到京城科班学作曲，十年里梦中出现的尽都是上塘的事。记得梦见过畅娶妻生子。今年二月回三队，见畅为小老么起新房接媳妇，想那梦还有些来头。

也是今春回乡，明白许多事。吴澜问，上塘四年给了我些什么？我寻思，我身内及流露在作品中的元气，当是那些野日子领受的天赐。

现在手下写着，心里仍是止不住地笑。那真是逍遥无拘的日子。

但我还是走掉了。城里来的，究竟不象畅们能守朴、安朴。这是实话。

八

缘这个东西，来时似偶然，不知不觉间就到了。

大约是一九七一年（下乡第三年）冬，孙钢士起意学提琴，知道我姐同学的弟蔡磊会，于是约好去蔡家。

以往街上人家传出拉锯似的提琴声，闹心，暗想学琴这种事一定很难。到蔡家却有一番惊喜。

蔡磊天生乐感动人，琴拉得流畅自然柔润。世上有些事，说难也难，但有时并非想象般艰巨。尤其是熟识的人能做，那难事与你便拉近了距离。蔡磊教了孙钢士什么，怎么个教法，我在一旁瞪大眼睛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。心里动了求教的念头，操心怎么开口。“课”上完了，开始扯闲话摆龙门阵。思前想后，终于在起身前求蔡磊教认谱。不成问题。就教了，就会了。算下来，蔡磊是我的音乐启蒙先生。

剩下的难事是得弄把琴。天见怜，老弟瞿小飞进厂当了工人。当工人意谓不用下乡，当工人意谓可以继续吃商品粮，当工人就有工资！小飞领到首月工资，一文不剩，托人买把旧琴给了我。从此我便踏上这条令我感叹日日是好日的路，也踏进一个日后几度令我心意烦乱的名利场。